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段文新

漫塘集卷二十二

宋 劉宰 撰

記

宜興周孝公廟記

周孝公墓在陽羨荆溪之南北向廟當其前紹興中賜額曰英烈慶元初進封忠武公周氏自魴始顯著其盛也一門五侯墓之存於今十有一莫詳其次然公必瑩衣冠其中明甚歲久梵宇民居交侵賜地之存無幾近

歲有仗義起祠者所歸僅什之二旋復區分之鄱陽洪君倜乾道相君之孫好事行義其丞是邑也謂古興王之世必禮先賢之墓而法所得祀惟有功於民有勞於國與禦災捍患以死勤事者公皆兼之又公之英爽凛凛如生顧廟弗葺墓之采樵弗禁非所以崇明德昭令典欲亟圖之而局於位會其季年以選攝令慨然曰可矣乃周視棟宇鳩工庀材以楹計屋凡敞而新之者十有八無而益之者十有四傾而正之者九漏而填之者

漫塘集卷二十二

宋 劉宰 撰

記

宜興周孝公廟記

周孝公墓在陽羨荊溪之南北向廟當其前紹興中賜額曰英烈慶元初進封忠武公周氏自魴始顯著其盛也一門五侯墓之存於今十有一莫詳其次然公必塟衣冠其中明甚歲久梵宇民居交侵賜地之存無幾近

歲有仗義起祠者所歸僅什之二旋復區分之鄱陽洪君倜乾道相君之孫好事行義其丞是邑也謂古興王之世必禮先賢之墓而法所得祀惟有功於民有勞於國與禦灾捍患以死勤事者公皆兼之又公之英爽凛凛如生顧廟弗葺墓之采樵弗禁非所以崇明德昭令典欲亟圖之而局於位會其季年以選攝令慨然曰可矣乃周視棟宇鳩工庀材以楹計屋凡敞而新之者十有八無而益之者十有四傾而正之者九漏而填之者

十甓其壁而飭其像設什器與凡丹堊之漫漶者既又巡行兆域辨其侵而勸相其遷繚之牆踰二百丈樹之杉松合萬有一千本又即墓之中故相朱公倬為簿領時所築基亭焉以為致敬之地費先捐已故助者衆役不干時故作者力凡用石米二百緡錢千有五百其助竹木瓦甓而不受直者不計經始於歲癸未十有一月丙寅而𢧐成於明年四月朔洪君之為力勤矣既成而屬余以記余雖不文以托名不朽為幸其何敢辭抑聞前

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盖慷慨殺身茍不勝一朝之忿者皆能之從容就義非沉思審慮不輕用其身者不能也張子房蚤歲結客報仇狙秦皇如晉鄙不幸為所及則從荆軻遊地下耳及聞圯上之言玩意黄石之編向者排山倒海之氣如水反壑故能不出帷幄顛嬴蹷項公其斯人徒歟史稱公少時縱情肆欲為州曲患陸士衡為公碑謂不偶於俗為所誣徐鍇又以公為任俠千載之下是否誠難臆决然竊意鍇之言為

近葢吳魏世讎吳自大帝之亡日逼於魏魏以曹休之
敗深怨於魴則公之任俠即子房博浪沙中遺意其爲
鄉患苦非公自爾葢俠徒所萃其勢則然及聞父老之
言幡然自克又與子房圯下歸來異世一揆前輩以子
房所遇爲秦之隱君子庸詎知公所遇非陽羨之隱君
子歟遐想當時遇合之由進說之次第與公所以引咎
自歸者必大有可觀而史非班馬登載淵疎令人不慊
故述之篇末以俟陽羨舊聞而附以詩俾歌以祀若公

之官稱行治傳記已詳茲不復贅云歌曰

南山兮嵯峨溪水湛兮平波波寂寂兮山峭峭樵者唱兮漁歌邃宇兮煌煌嘉薦兮苾香公之至兮愉愉降我福兮穰穰飛龍駕兮翔鸞御公之來兮倏而去宰木秀兮佳城慰我民兮千古

揚州撥還泰興縣酒稅記

征商防於周襄至漢始與榷酤並行夫龍斷古所賤而襲之羣飲古所執而導之拂經甚矣而後世相因不廢

將世變之異國計有不得不然者歟宋有天下首榜稅
則於務俾毋增收仍戒毋發篋以索酒課之入於省庫
實始於淳化四年則前此惟聽州縣之自爲藝祖欲挈
五季之天下歸之五帝三王規模宏遠矣其後因時制
宜頗失初意南渡迫於軍須經總制相沿立法而常賦
之仰於征榷者益重泰興揚下邑歲以緡計至八萬有
奇亦既極矣而數年以來爲收守者鋭欲求多以官怠
其事則使受成於吏以縣撓其權則使專達於州吏雅

自愛者不屑而屑為者皆至無頼州復藉之勢謟以羡利之什二吏内誘於利外負其勢以行其無頼故視官若隸視縣若其有司視民間皆其外府張私匿之禁以為羅重告訐之賞薄誣執之罪以驅入之抉擿極於隱微欲攘甚於寇掠或不勝楚創匍匐籲哀而縣以侵官為嫌州以先入為主吏以皆屬饜焉而為之地不惟不得直而又甚之故闔境之民皆騷然不能以寧而愀然不能以生新安汪公統之為部刺史也咨詢得之顧揚

為大府忍以俟閒會攝帥事慨然曰幸矣泰與有瘳矣即飭吏歸州而使官復其職縣還所部雖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未能盡復歲額之舊然而告訐者褫氣誣執者遠跡居者得安於家商者得藏於市行旅得出於塗百里之内已懽然若更生矣令既下父老相與追悼既往逆計方來寄聲於余謂令雖去令餘二十年然槩以浮屠三宿桑下宜未能忘盍為我書之余惟在昔尹鐸為晉陽思所以保障趙氏甫至即損戶賦以寬民而趙氏

卒賴之曰鐸所寛也今維揚地重不啻晉陽征榷之為民害甚於戶賦從而寛之汪公之意其茲乎故為之書以庶幾春秋大復古之義父老曰信則與鐫之石

建康平止倉免回稅記

嘉定十有六年夏六月某甲子作平止倉秋九月某甲子免回稅何以書大之也大其興民利去民害也其為興民利何曰金陵古帝王州民物所萃食焉者衆生之者寡歲仰糴客販長江天險舟至不時價輙翔湧常平

領於使者權不在郡又數不盈萬雖興發不足贍故居民盻盻目視帆檣去來為戚休今是倉也不籍於大農不領於使者以緡計石中歲可得五萬豐歲過之權一而斂散可專數多而斡旋有裕得李悝使民適足價平則止之義繼是年有上下市有盈虛而官持其平民不告病利孰有大於此者其為去民害何曰闗市之有回稅既稅其入復稅其出其事近始於淳熙而甚於比歲民操百錢以市於市出而不告既罪其人復坐所與市

者直一輸十輸一費十道路竊伺龍斷者左右望探懐
有得輒陷大辟以是貨至不居民窮無告間嘗暫弛未
幾而復盖司征之在城者怙厥職而幕府之督征者庇
厥肆譸張為幻其復固當令也既去其額復上之朝而
廢司征之在城者使後雖有汙吏不得騁其去民害孰
有大於此者或曰環千里而守合十國以為連孰非興
利去害者二事之書獨昉於金陵何也曰世之所難金
陵之所易也曰何難爾曰内之難者廹於己也外之難

者廹於人也廹於已者宫室欲其美園田欲其廣也妻妾之奉欲其豐子孫之計欲其遠也廹於人者迎其意之未發懼人之先乎已也廣其意之未及懼人之軋乎已也不施其所已施懼其以疇昔視我也必致其所難致懼其以衆人畜我也近者既彌縫之使無間遠者復籠絡之使不遺也而非財不可則凡可以得財者何不為也故征利之術益工而取民之路益多穀貴而下其直曰是可科而糴也貨重而輕其估曰是可脅而致也

民阽於死而斂不休民籍以生而奪不厭其視平止之義何有視回稅之害胡邺也曰然則金陵何易爾曰金陵帥華文閣待制三衢余公嶸内無聲色之奉肅如也外無游觀之娱淡如也所寳者善和之賜書無他玩也所資者午橋之墅所甚愛者平泉之草木皆先丞相之舊不他營也其視已之富也貴也等於浮雲視世所趨猶虚舟之相遇也故取予之必審而出納之不吝也開府未旬月驟捐十五萬緡以為糴本而公帑自若也歲

蠲八千緡以免回稅萬六千緡以捐常稅而經費不乏也此世之所以難金陵之所以易也書其易所以愧其難抑去彼之所以難則此何往而非易也金陵之書昉乎此後乎此固不一書而已也書之者漫塘叟劉某踵門而請者進士劉平子衛翼王直貽書而請者廸功郎江州德安縣尉楊成大進士宋夢後李𦟌張習之吴得一楊夢得書之日期明年二月戊寅也

甲申粥局記

金壇田半高下下田南漸洮湖朝掛帆而夕浙籍得歲不為吾邑利故俗相承憂旱不憂水水患甚於隆興迄嘉定癸未甲子周而復始民方幸高田之稔是歲也暑不勝寒穀入大減菽亦不熟越明年春啼饑者載道某居僻且杜門久寂不聞乃二月上澣二三醫生過門始為某言之某念先君雲茅居士生平每值儉歲悵無以及人嘗所薄田歲豐收穀可百斛輸官給守者之餘不半在且十年或可追承先志因與醫生謀載以歸以是

月望後二日即嶽祠空廡舂而糜之以與饑者共其始來者纔數百竊自喜曰雖多可無乏事其後稍增盡三月乃盈萬人某始窘於無繼議所以止友人趙若珪玉甫聞之瞿然踵門而告曰凡吾邑之民所以扶老攜幼去其室廬以苟匃合之食者所願更旬餘無死則庶乎麥秋今而棄之是將濟而奪之舟中縋而絕之綆也而可乎某曰力竭矣可若何玉甫曰若然何不素告我乃自振廩且為書圜封之又為書博封之以請於鄉之好

事者未幾錢穀沓至乃四月朔更端俾煬者增竈奔走者增員吏執筆以書而受給不欺閽執朴以徇而去來無壅又所用米皆精鑿自平時中下之家不能有乃今以食饑者以是遠近流傳來者至萬有五千每捧食執飲者至必舉首仰天三叩齒而後敢食迄十有五日大麥實乃已既事王甫謀伐石識姓名以旌施者某自念知顛末獨審故不俟其請而為之書昔在漢末名士鄭泰等避寇去闗道遇獨行者泰等欲與俱華子魚不可

既行而其人墮險衆欲棄去子魚曰已與俱矣又可棄乎卒全而歸之疇昔之事輕舉而不要其終某固有愧於子魚者玉甫之為義豈直子魚比哉至於玉甫之意決於此一鄉之人應於彼與得之見聞者力所可至皆不謁而獲此豈智力所及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尤於此驗之謹以施之先後序列下方而述更端之意冠諸碑首云

溧水尉治雙玉亭記

溧水為金陵壯縣而地偏無卓絶竒偉之觀故勝踐之可尋者亦少尉治舊有二李亭按之往志李公擇之父東嘗尉茲邑攜公擇與其兄野夫來讀書於此公擇名常與孫莘老齊名言論不阿為世名臣事具國史其歸也讀書廬山五老峯下既貴儲其書遺後人名曰李氏山房記具東坡集野夫名莘仕至江西轉運副使雖事不大顯而東坡送公擇詩云念我野夫兄知名三十秋

又過公擇舊居詩云何人脩水上種此一雙玉則其賢亦可槩見今亭更他名來者莫考顧縣圃隔浦淥池等處皆故令周邦彦美成游冶之地世方鄙其詞附益其説幸而至其地則趨走馬廻旋馬視圃之一草一木皆足寄遐想令尉尤公李端非之以為李公距今雖已遠然訂以所聞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歟若邦彦異是令人取友猶致辨於損益之間寧有尚友古人而不知所擇歟因復亭舊名而謁余以記余惟履墟墓而哀入社

稷宗廟而敬所遇變於外所感易於中蓋人之常情則游乎隔浦渌池之間而能端此念者鮮矣然則季端之復是亭也豈直尚友古人而已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季端有焉故余與為記且取坡語定其名曰雙玉亭季端名煓蓋錫山遂初先生尚書公之孫其家學有自云

南康胡氏社倉記

社倉之制昉於隋詳於近世朱文公之奏文公以稱貸

貧民之所不免而倍稱以償亦人情之所不堪思有以輕之故沿隋之制酌今之宜行之於所居之建陽令社倉落落布天下皆本於文公姑以文公所行與所聞於他郡者論之其本或出於官或出於家或出於衆其事已不同或及於一鄉或及於一邑或糶而不貸或貸而不糶吾邑貸於鄉糶於市其事亦各異況他郡所行未久輙弊有因其弊而廢者吾邑事方權輿安可不計方思之未得故人胡伯量適自南康之建昌來伯量葢學

於朱氏者亟問之伯量喜而言曰吾嘗行之吾邑之小
蟹里既效矣請為子言之凡子所疑厥本有異同所及
有遠近所行有糶貸隨事之宜要不必計所當知者體
統欲一責任欲分體統不一則彼此牽制雖有善意不
得施責任不分則意向偏曲雖有良法不盡用令吾里
之事所以行之久而無弊者其始會吾家積歲之贏得
穀六百斛以貸蓋吾兄弟合謀為之謀之同而異意無
自生行之決而異議不得搖故其體統歸一越二十年

迄于今合本息二千斛以數之日藩事之日啟吾兄弟出處不齊而吾兄弟之子若孫有時不能盡勝其責也故各以其地之所比而屬諸其人使散之必按其實而多寡不得私斂之各異其藏而美惡不相紊庶幾乎得之子以為何如余曰敬聞命雖然是或一道也蓋體統一而責任不分則智力有不給責任分而體統不一則脉絡有不通蔽以一言亦曰欲其戮力一心而已昔吐谷渾王阿柴將死令其子二十人各獻一矢取一矢授

其弟使折之矢應手而折并十九矢使折之則不能阿柴乃語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聚則難摧諸子感其言吐谷渾以强社倉之事猶是已不然狡者欺之頑者負之强者奪之吏之無識者侵漁之社倉欲存得乎哉伯量曰然吾歸將壽子言於石與凡子姪及里中人共圖之豈惟為社倉計而已伯量名泳兄弟篤學其兄濬甫冠舉於鄉未幾卒弟湍今為東流令泓為南安令伯量蚤歲高蹈不屑事科舉餘四人者皆為名進士其

進未可量云

楊氏寶經堂記

埤城楊氏世望丹徒至故泉南舶使諱樗年而益大築堂所居道南取漢韋氏籯金不如一經之意命曰寶經不寶金璧而惟盡禮以致名士與其子游故尚書艮齋先生謝公諤為書而揭之而寶經之名聞天下士廣狹異度靜躁異宜舶使左右承迎皆有以愜其素用能成其子故淮東常平使者宗丞公諱恕以才名受知當世

入丞大宗出持使節鄉人榮之中間舶使没而家分宗丞久從宦而堂廡寒蛩鳴於壞壁宿草蔓於前庭過者驚嗟焉宗丞宦雖達而平生麗澤之念未始忘嘗語其子克已立已吾欲因寶經舊址稍增闢之以為汝曹肄業之地且為異時合族之所庶吾先人之美意不墜汝曹亦得染教餋和其間克已立已曰幸甚未幾引疾丐閒僅一及門即便醫他寓故寶經卒不復克已立已既襄大事之明年慨遺基之在目悼先志之不酬乃剪蕪

別織申廣舊規為堂前後各五楹中貫修廊後敞層軒
軒之外為池池之上為山山之外復為亭柳環其前竹
繚其後嘉花美木競秀爭妍而山石巃嵸水光浮動巖
壑之勝亦有入其門者俗氛自遠滯慮自空況升堂而
覩圖書之富聞講誦之音得義理之益者哉書曰厥考
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克已立已其肯堂者歟堂
成而屬余以記余惟寶經舊客盡矣余幸後死其何可
辭猶記舶使無恙時月旦必大合族具冠帶序少長摯

鮮醲酒從容竟日座有言某饑不自食某寒不自衣某病須醫某吉凶須助雖甚疎遠或無一日雅舶使必稱力周之故方是時族無貧人姻舊鄉隣緩急皆有告宗丞欲斥大寶經因以為合族之所豈惟以舊第區分之故其旨遠矣若夫因堂之名而既其實專心致志而使牙籤玉軸不為具文脩身謹行而使聖經賢傳不為虛語由是而齊家由是而立身揚名則凡升堂者皆當有慨於心況身實復是堂者哉經曰親親以睦又曰父母

旣沒將為善思詒父母令名必果故余旣為記堂之廢興且大書其軒曰睦軒其亭曰果亭云寳慶丙戌九月中澣記

真州新翼城記

寳慶元年冬朝奉郎權發遣真州兼權淮東運判上官涣酉言於朝真北距淮道平如砥南俯大江盖江浙餽運之所必經通泰鹽利之所必出民物之盛為淮南一都會固應設險用戒不虞而城下濱江民多去城以逐

利故異時疆場小警即鳥獸散比歲增築兩城如左右翼一時幸役之省曾不謀長西城倚西南之偏曠不可守東城臨潮閘之上險不足恃有三面之城無以禦一朝之患涣酉實寒心焉夫州家使者俱為一體而事權一分則不相用顧及涣酉承乏之共改築西城而更增東城之長使相屬於潮河庶於事為便而役大費廣懼不敢專惟朝廷命之報曰可廼裁冗費覈羨財選參佐備器用材取諸商販與人之願售者而不廹之民工取諸

兵之坐食與民之隷於兵者而不及於農既規畫畧定
迺屬其事之綱於漕若州之屬使均其稍食稽其功緒
受其要會屬其事之日於戍將之長若貳使因地之宗
庳而致其力䞞役之難易而課其功以式瀍授材用以
賞罰卒其怠而勸其勤而轉運司幹辦公事湽振趙善
踁及州録事參軍張端義司理參軍趙汝檮司法參軍
趙必瀍各任其責克既厥心鎮江右軍統領兼真州忠
勇軍權統制李江鎮江游奕軍正將權統領真州守戍

張震各率所部克恭乃事即以其年十有一月己未開壕越明年二月丁未築城其冬朝奉郎王君通由縣最擢通判州事王君明敏而更練復殫夙夜之勤以相之乃明年四月城成西城舊長一百六十有三丈今撤去直州城之南改築凡三百有二丈下廣又六丈五尺上廣殺四丈高二丈二尺東城舊長四百七十有八丈今增五之一合五百七十有一丈高與西同而上廣減三尺下廣減五尺蓋因其舊植木為幹非徒積土以為高

甃石為址非徒累磚以為固壕之長因於城廣十有五丈深十之一舊漕河為東城所截廢為斷港復開導之使折而南凡三百十有四丈入於潮閘之上又折而東出跨之為水門冠以層樓扁曰壯觀凡南北之風帆浪舶皆會於几席之下東西之波光野色皆浮於樽俎之間版築之工登臨之勝於是為最城之上為女牆以伺敵砲臺以斃敵凡守禦之須畢具其大者樓櫓為屋至二百一十有四壕之上為堰以止水為橋以絕水凡守

禦之須畢具潮河之南又培土城繚以外河凡六百一十有七丈合所用米以石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有奇而未嘗勺合斂之民錢以緡計八十六萬三千六百三十有奇而未嘗毫分請之朝旣成父老驚嗟以為朞月之間而形勢天成江山改觀吾儕小人向也鷗鷺之與隣而今也金湯以為衛向也蘧廬以幸一日之安今也棟宇以為子孫之計侯之賜宏矣況新放生池亭以廣上恩修社稷壇壝以崇明祀糴舂管米萬五千斛以備

凶荒創栢忠武軍五百人别為營壘以嚴守衛其奉上也忠其事神也敬其養民也惠其慮患也周侯之事皆可書城之役又其大者是烏可無紀而王君余友法曹余同年子也故述父老之意來請余其何辭或謂背水而陳破釜焚舟而進軍之善志也斯役也無乃戾是意歟余曰不然國朝置發運司歳運東南之米六百萬石以給京師又諸糴米本稱是此其地也上方掃清區宇還都舊京疏汴水注之淮以來東南之運則鑿斯池也

築斯城也豈直爲目前計哉有志斯世者當知之侯字元之歴陽人今真除淮南轉運判官

婺女征官題名記

國家以酒税命官殆徧區宇夫酒狂藥利怨府導其狂而責之直冐其怨而奪之有二者均非得已然酒猶因所欲售之税則强之耳奪之耳故官爲尤難其治必宅於闤闠必間於𧷤區廛睞目而不能視聲聒耳而不能聽求龍斷而登之其術然也居是官者雖甚文雅不屑

世紛亦倥偬而無寛閑之度澒汩而無文字之娛埕澤之呼相似其居然也吾友趙君居父之在婺獨異是葢婺雖東南大州而地非江海之濱無騶至難得之貨人染詩書之教無好奇喜異之習居父又能嚴以杜其欺而寛以惠其來故龍斷之術不施而稅入有裕治所自故集撰王公棐在幕府時重建高其閈閎遂其庭宇室焉可以環詩書亭焉可以羅尊俎清池可鑒名花翠竹可玩以嬉居父又以其餘力葺而新之日與其僚之賢

及里居之名勝游焉故雖官守而得麗澤之益廛市而
有林泉之趣曰居能移人殆信然與既又撫事興懐謂
自有此州即有此官而一再代更輒湮沒無聞後之視
今將如今之視昔可歎也乃裒前人名氏得魏思忠孫
大亨而下二十有一人書之石而虛其左以待來者居
父之意微矣雖然是猶為中人以下計也若夫賢者所
居官理所去民思葢有歷千百年如一日者而書不書
何算焉故予特為序是邦稅入之有常俾勿墜治所之

日肯俾勿壞云居父名若琚丙戌乙科進士寶慶丁亥

小至日記

吴氏義堂記

南城吴定夫來言其季父頛叔衣食之餘不自豐殖結屋所居之旁命曰義堂朝饔暮粥與四方之士來者共之子以為如何余曰夫義公理利私欲也公則合人已為一私則爾汝分焉今子之叔父不私已之有餘以與士之來者共之可不謂義乎抑余聞故默齋游先生釋

孟子善推所為之言曰推者自近而推之猶之水焉盈科而進放乎四海若近有所遺則遠必不行頴叔之諸父諸兄皆嘗受教於諸老先生其學以忠信孝弟為本頴叔之染教餈和所由來久竊意其自近而推之遠自親而推之疎宗族親舊之間必無有不盡其分者由是而推之以及於斯堂使士之來者皆於我乎館可不謂義歟不然猶之水焉摶之而過顙激之而在山斯其為義乎末矣頴叔去余二千里余無從知之定夫往還幾

月見其爲義之勇如矢斯決而定夫亟稱頴叔則頴叔之爲義審矣余言非其砭也姑因定夫之問而誦所聞使歸爲其鄉人之好義者道之寳慶丁亥三月晦日丹陽劉某記

洪氏如堂記

淳安洪叔誼叔玉與余爲同年進士二君年皆長余凡事之後六年與叔誼同試士上饒又十有五年叔誼過余漫塘上而叔玉不再會宜情有厚薄而叔誼言必稱

叔玉叔玉亦數從人寄聲故余與叔玉疏者跡也而情則親去年夏叔誼子率祖書來知叔誼亡矣余哭之慟猶幸叔玉之存異時或可扶老支羸一笑相從起四十載慈恩之夢而叔玉子揚祖書來叔玉亦已逝矣余悲不自勝書言叔玉昔官晉熙喪其夫人諸子得窀穸之地於慈領都山水之勝而便於家叔玉歸而樂之將結廬以老志未遂而卒揚祖悼先志之弗酬而體魄降於此要必有妥靈之地乃為屋數楹取事死如事生之義

命曰如堂而求記於余余聞揚祖孝友之行著於鄉推於庠序信於朋友是堂之成吾知其入而僾然如有見也出而肅然如有聞也居處笑語之必思心志嗜欲之不忘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而名不浮於實矣抑余聞孔門之論孝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夫志者其所欲為而行者其所已為叔玉平生之志上欲有以忠於君下欲有以澤於民中欲有以顯其親揚祖兄弟觀之審矣其修之身行之家見之涖官臨政言之而無不

信令之而無不從者行也得無有當率而行之者乎夫如是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如之為義末矣揚祖兄弟尚勉之哉寳慶三年中秋前一日記

真州司法廳壁記

漢太守自言奉三尺律令從事今司法參軍則奉三尺律令以與太守從事者得其人則政平訟理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易則否其所繫何如哉而位乃在諸曹下一妄男子朝入吏部籍莫注一民曹而來則如積薪然後

來居上法曹雖已一再更任或舉者已圓輙俯首下之何哉法者聖人所重而用法非聖人之得已惟法者聖人所重故官必取於已試惟用法非聖人得已故位不先於同列雖然此一説也抑有遺説焉且法曹所與聯事合治者非刑曹録事乎又其上非從事與守若貳乎録事多典右獄則與刑曹均獄掾亟抱具獄而治之雖怠莫敢較法曹差獄之麗上於府從事與守若貳曰未也法曹則持之堅辨之力曰當是也乃已守若貳雖甚

敢莫能奪夫以一府之所是莫能勝法曹之所非一府之所非莫能勝法曹之所是則法曹之勢張甚夫翁而張天之道也獨法曹乎哉真為州地褊而民淳歲斷獄視他州絶少故法曹事甚簡才者無以自見不才者可以自免比年城日加闢地日加重事日加煩從事雖甚敢莫能勝則選法曹左右之友人趙用之宗籍之英士林之秀以才辟置足以大其官而帳前乎此名氏不著乃稽故府得某人以下若干人將刊置壁間以某昔嘗

濫巾焉俾為之序故為力言是官所繫之重使來者知昔之位著為不茍而不敢卑其官令之權任為有加而不敢怠其事云紹定改元五月旦日記

梁縣學記

宣義郎王君邁之為梁縣也離散者安集之強暴者撫柔之士之失伍而幸自新者招徠之洗滌之仁聲四馳止旅日密未幾瓦礫之場化為室廬荊榛之區變為禾黍虎兕往來之道雞犬相聞君惟事勢之難常而逸居

之不可無教若昔盛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其朝夕之所講明者皆五典之叙於天四端之根於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者故平居則孝悌忠信和順輯睦有警則幼必思衛其長下必思衛其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肅而嚴盖發於天理之自然本於人心之至公非由外鑠我也故衛靈公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魯人獻馘必於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顧謂夫子為不荅靈公之問魯頌為溢美僖公之辭過矣梁於淮

爲西道之衝外無廣谷大川之阻内無金城湯池之固所恃者善教之入人也深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弟見善明用心剛推其所以事父兄長上之心皆可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云爾而比年以來邊遽一聞輙鳥驚獸犇父子兄弟不相保豈惟其民之過哉學舍鞠爲園蔬衿佩荒於挑達講肄無所命義不明長幼以情相與而情廹則離上下以勢相臨而勢窮則散亦令之責也故君當戍役紛糾之時不忘詩書之教財計赤立之

日不憚土木之興諏日之良鼎新庠序略倣古男邦之
制使邑士日周旋其間求其所未知勉其所未能愚者
以明柔者以强懦者以立寇攘遠跡而鄉社隱然有金
湯之衛君之所以幸惠斯邑至矣猶慮來者視為故常
不加之意也故又貽書于漫塘叟曰願有述叟惟鄭校
不修而國以亂詩人歌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
其教之不明而國之不可久也及子産不毁鄉校而鄭
以理國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而終之以誰

其嗣之甚言其教之不可以已而事之不可無繼也君嘗通守朐山有勞未叙俛而來此亦既再歲舉能於朝舉最於淮去此有日矣則繼其事非來者責與勉之吾見有能充其事長之心事君推其所以衛鄉社之心衛國挽天河而洒闕洛之穢清黃道以迎鑾輅之還必自是邑始君字浩翁九江人紹定初元十月望日漫塘劉某記

溧陽尉治題名記

官寺之壁有記紀其職也其左必列官之名氏紀其人也人稱其職則可否則羞之一舉目自得師焉記所由作也尉秦官也至於今不廢其職禁暴戢姦邑所藉以立也溧陽尉治黿石以紀前人名氏冠之文者故紫微舍人于湖張公也公文妙天下令尉陳君又以請更端也金陵屬邑五溧陽尉所統廵徼之隸視他邑獨倍蓰巖谷縈紆湖波浩渺平野際天其地曠也地曠而遠於府民多負氣而喜鬬並水逋逃出沒易以為姦比君至

皆束手屏跡其政明其令嚴其人公且清也君余友名
景周字仲思故相秀國陳公其高伯祖也記成之歲紹
定戊子秋九月也

宜興縣漏澤園記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然則為政之道孰為本在於使民
得其生歟然民生實難饑而無以食之則不能生弱而
無以扶之則不能生奪其時使不得作則救死不贍而
又奚以生故不能使之相安相養無憾於其生則不能

使之相葬相送無憾於其死若宜與大夫趙君之政其知所本始者歟君之來也歲丁大祲民不聊生君明足以察剛足以决而恕以行之勸分必稱其有而應於上者非具文振贍必謹所托而及於下者皆實惠藥餌兼施而病者起槥櫝先具而危者安是歲死者所在枕藉是邑獨多所全活俗尚氣而矜勝尚氣而不本之義故輕生輕生故多重辟矜勝而不折之以理故終訟終訟故多滯囚民既服君之明憚君之剛而德君之恕君復

守之弗失行之弗疑責其所無雖臺府之令不受反其所是雖權貴之請不行故惡者有所畏而不為善者有所恃而不恐帶刀之俗革珥筆之風戢囹圄屢空歲上死刑浸少蓋民之安其教而樂其生如此用能推其餘財餘力以及死者惟邦墓之地掌於周官掩骼之令述於戴禮國朝置漏澤園累聖申明如揭日月有民社者所當欽承而宜興舊地特隘不足以宣上德又直鄉校之前非所以崇文教君惕然曰是令之責敢不良圖因

謀之士民得地荆谿之上山勢回溥於葬為宜問誰實主此則蔣氏故業蔣氏絶而其隷禹氏者冒有之禹氏絶而其婦於氏者捨以歸之通真觀於之捨觀之受莫詳其由槩之非法也故契要不立君不忍盡取據所名畝凡八十有一盡歸之收其贏尚一百六十有三君曰可矣乃發累朝誥書立門表道殊厥疆域而建精廬其中以居守者左樓右亭舍鐘及碑合為屋十有八楹凡齋祠寢處庖湢積貯之所與凡用器畢具而廣深高下

圖方巨細各適其宜又以貧不能葬遠不能歸者類祖浮屠法所由來久不可驟革亦隆其基宏其棟宇以便之以守者不能自食復買田以贍上田以米計歲收一百四十八石有奇次者視歲豐儉而權其入以畆計亦六十有三地輸錢絹之租山供薪芻之利皆足爲經久計既成父老驚嗟以爲非吾大夫之賢不足及此非吾大夫之才不足集此而吾大夫政成治最有時而去此也是烏可無紀因介余友余君師極來請予固聞大夫

之風而説之者故喜為之書抑子謂君之所以惠死者始難而終實易所以惠生者始易而終實難盖死者無知生者易動惟死者無知故事多因陋人憚改作然已勞則佚已費則怠故終實易惟生者易動故綏之則寧威之則懾然已寧者或惴惴不自保已懾者猶雎盱以伺之故終實難孔子曰居之無倦揚子雲曰為政日新大夫勉之子將屢書不一書而止大夫譜在玉牒名與悊字若愚今官朝散郎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吳門臺府之會事雖小必上聞理掾刑獄之官令雖然不下達故相承以省事為能掾舍久不治更丙戌夏秋風雨之變殆甚而吳興章君巽亨實來君才足以為勇足以決而智足以審所先後曰吾職守之未知遑恤乎私乃相因宇而以式法他因且壞者必葺闕者必補而非法者必去使不幸而麗于罪者寒燠不爽其宜食飲不愆其度因知君之愛我而非厲我欲安全我而非一

於斷棄我也辭皆以情曰吾情實然死不憾上其獄於臺若府臺府亦曰掾當是也吾何云既細大之獄不寃而上下之情咸若乃敢圖安而以掾舍不治告時令司農卿林公介寔以憲節攝府事聞之曰子刑官也而吾刑是司子宜其官吾庸多矣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報下給緡錢千君即因地度宜市材鳩工顧廳治以前舊貫可仍則仍之餘皆更造經始於丁亥中秋前一日而落成於良月之末合爲屋一十有四楹合土石竹木瓦甓

釘灰工食之費過所給倍取諸俸料不以煩官其中之

巋然者曰清安堂堂之後爲齋曰盡欽而其東之翼然

者曰務平軒皆取昔人刑獄清平欽恤之意沿其名泝

其實君之用心可知君以其成之難而慮來者怠其葺

之之易也屬余以記余君之先公侍郎門下士也故受

簡不辭而復於君曰吾聞諸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拘縶之桎梏之

壓焉使不得避戚戚然赧赧然居之不安孰有甚於囹

圉之人乎曩君與家人之未獲所安也猶汲汲然求有以安之君與家人既得所安矣獨不能因吾身之安而念彼之不安乎因吾家人之安而念彼室家之不遑安乎若然則夫子所謂恕孟子所謂善推所為不外是矣充是心也國可治天下可平也獨理掾乎哉獨刑罰清平乎哉君曰然當書子言鑱之石與來者共圖之君字某今官某郎

漫塘集卷二十二

漫塘集卷二十三

宋 劉宰 撰

記

新淦縣社壇記

社主土稷主穀民非土穀不生故社稷之祀周於郡邑為之壇樹之以其所宜木春而祈秋而報吏去來必告水旱癘疫必禱帝興王戍未之有改也而近世事不師古吏滋不恭其胷中之所篤信以為真可為民徼福而

請命者則曰老也釋也嶽之祇澤之龍也夫老氏貴清淨寳慈儉非欲誇而大也而其徒以為非誇大不足驚俗故窮土木之工極金碧之飾肖貌於其間而謂之天以其師參焉使人駭觀愕視重其道而輕於施九原可作則老氏之罪人也而可因之乞靈乎佛西方之人不知中國之禮義故捐父子之親絶君臣之義魏晉而下祖其說卒至綱常委地人心陷溺其患迄於今未已使佛幸生於中國聞聖賢之教知天地之所以奠人極之

所以立亦將諱悔其為捨其俗而從我矣又可因其俗而乞靈乎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故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令也蕞爾邑而欲望祀方嶽於數千里外得乎龍雖靈物之生者耳故有所托而潛有所待而出古人能因其欲而豢養之其所以祭川澤之神云者以其神之能使是物也今也不於其神於其物名之為物而具牲牷饔餼以鬼饗之得乎抑又有甚焉者夫祭法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灾能捍大

患則祀之云者以其生有是功故死不忘其功曰農曰棄曰契曰后土由此其選也今也生無其人而崇其祀史無所考而為之辭則王制所謂假于鬼神以疑衆者而可乞靈乎否也夫惟其所惑益多故其用志益分反而求其所謂社稷之祀其鹵莽固宜吾友羅君季能父之為新淦獨異是方其告至之始門隘而車不得入屋敝而席不得展以位則四壇並列而無別以地則四隣環堵而無餘喟然曰神道貴幽而偪側若此可乎顧三

旁皆民居獨其東乃新滁州謝録事之别墅因屬邑士郭聖與致曲録事慨然曰吾其敢以一家之私孤賢令長之盛心即以墅售君始斥大其址申固其垣對峙二壇以祀社稷示必有尊而列二壇於左以祀風雷燎瘞之所齋祠之室餽奠之彛器畢具春秋躬率僚寀齋宿以藏事精誠内盡景貺外彰歲以大和物無疵厲民咸曰休哉吾今而後知昔之非今之是也巫覡之妄典祀之足以致福也非賢令長孰開余君亦幸其事之集誠

之孚而慮其理之暫明而終晦也故屬余以記余謂古者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君所以事神者虔矣獨無先之者乎租稅之窘預借所由來久至君而息絶囹圄有淹繫所在皆然至君而屢空郡奉制檄造戰艦二十而邑當其八君從容治辦役竟而人不知以所得謝民餘地築候館道旁與邑之好事者謀儲粟千斛於兩廡為平糴倉以權市估之高下糴貴而民不病葢君之所以成民者又如此昔人所謂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以

致和能父蓋兩得之是何可不書能父名愚以樞密恭文公之季子今官宣教郎平糴倉與社異事以地相比且因社而有倉故助米者皆列名碑陰紹定己丑春分日漫塘叟劉某記

溧水縣鼓樓記

紹定庚寅溧水縣鼓樓成樓之屋五崇五十有二尺廣加二十有八深減二十有二繚以餘屋而風雨不侵翼以兩廡而登降有地經始於歲之首訖工於九月既望

費以錢計八百萬有奇鼓以須政令而觀聽聿新鼓以戒昏旦而興居有節又棟宇之高明丹堊之炳煥使人望之而慢易之心消敬畏之心起葢不俟單詞之陳兩造之備而不言之教不令之威已行民咸曰休哉其年冬大夫具為書介邑之士江君遂良來求余文以記余惟大夫當世文人余辭鄙不足進則請屬能者明年秋遂良復以大夫書來曰代更有期又閏月行矣子其無辭余惟溧水自隋開皇置邑中間遷徙不時斷自我宋

開寶以下亦已垂三百年矣而是樓不作謂邑之匱而不給於力歟則阛環其後堂峙其偏昔固有用其餘力者矣謂事之龎而執事之不閒歟則從容觴詠流入笎弦昔固有休其餘閒者矣而是樓不作何也人惟一心心無二用故用之於公則公家之事雖耳目所不接知無不為用之於私則所急者燕閒之適耳遊觀之娛耳於是樓何有哉且余於大夫無一日雅而聞其在太學也寧逡巡退處不敢以藝成而與衆偕升其在選調也

寧恪循考任不敢援他比而躐等希進捨近甸而為此來其志盖有足尚者故其來也明足以察而下不欺勤足以率而下不怠廉足以律人而下不敢容其私銖積寸累以至於是問木之自則市之官與旁縣而民不知問竹石瓦甓與他物之自則市之民各以其直而民不病問財用之自則取之積累之羸如前所云而民不擾則君之為與今之從政者大有逕庭矣宜乎其能為人所不能為而使數百年之墜典作始於今也昔孔子之

作春秋常事不書始事則書之邑之事孰大於是樓者書其始以示方來合於春秋之法余故不復牢辭先是邑之正堂將覆君至未幾即撤而新之嘗自為文以記故不書若夫清霜戒曉爽氣澄秋樓迥天高一目千里憑欄西望弔吳楚之爭游目左施感羊左之義僧居駭先聖之遺跡遷壇想逸士之餘風必有能援筆而賦者余以謂大夫之作是樓也惟以備男邦之制非以為燕息游觀之地故不敢效尤然得以歠歠之文綴名樂石

與是樓俱傳顧不榮歟遂良曰然則書以畀

紹興尹朱二先生祠堂記

新安汪侯以提點浙東刑獄兼帥越既鼎新庠序使士知鄉方又謂古之學者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國無其人則取諸他國示必有則也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傳之道至河南程夫子而復傳近世諸老及登程夫子之門而能得夫子之道者惟和靖尹先生而先生實歸老於越其沒也丘壟存焉非越之先師歟不

及登程夫子之門而能得夫子之道者惟文公朱先生而先生嘗建臺於越其沒也荒政社倉遺愛存焉藉非越人非越之所嘗師歟而學僅有和靖祠卑陋不足以揭虔則因庠序之新更為堂而並祠之使士知取則焉庸非師帥之責歟因相地於西廡之外度材鳩工未幾祠成肖二先生之像於前而列二先生與其師若友之書於側使學者仰瞻像設而知所尊俯翫簡編而知所慕非以善教得民者其孰能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越之士宜知所勉矣既成而權教授王君遂書來道諸生之意俾余為記余嘗竊攷二先生之事則有可言者和靖患學者聞見之雜傳襲之繆雅不欲以言語示人晚侍經筵所進語解一編寂寥簡短而藴奥畧具蓋欲學者默識而心會文公患學者講學之廢而析理不明因經傳之遺言探聖賢之微㫖往往成書最後以論孟中庸大學四書集道之大成合諸家之説擇焉惟恐不精取衆説之善語焉惟恐不詳蓋欲學者目擊而道

存二先生之事不同如此要其終而論則和靖之學似曾子守約欲以施博文公之學似孟子詳說所以反約孔氏之門無曾子則空言汨而道不傳無孟子則微言隱而道不明而二先生之在程門亦似之由是而言則二先生之生實道統攸係人極之所以立人心之所以未昧繫二先生是頼豈惟越人祠之將天下實祠之余故喜為之書以見天下之祠先生自越始而越人之祠二先生自汪侯始云侯名統字仲宗紹定庚寅春分日

記

平江司法廳修造記

平江法曹舊廨在子城内或徇所便曠弗居他官乘而居之郡度不可復則以舊醋庫畀焉以其庳且弊也來者皆欲撤而新之卒憚其難弗果今法曹趙君汝渠至踰年始鳩工庀材胥其前為大門敞其中為治事之庭而榜其東曰雲舍蓋掇狄梁公語以寄其將母之懷西曰賦梅蓋徵何法曹事以致其慕賢之意而又翼其旁

為吏舍若兩廡然他皆循其舊而增葺之凡祭祀賓客寢處庖湢之所畢具蓋累政之所難君之所易可謂能矣既成以書來求記余與君素昧然知其為故章泉先生趙昌父里中人其從昌父游久則其染教餋和非一日矣故其至郡即受知於太守李侯壽朋朱侯在二侯通介不同而皆延之入幕則君之賢可想其能撤弊廨而新之疑皆仰給郡縣而最其費且千緡其得於郡者纔什之三餘皆取諸入幕之添給與司法之圭租夫添

給上所予主租職所有載而歸之私誠對諸天地而無愧者顧捐以為公廨費則君之賢益信余平生仰章泉之高以其好閑靜似晉之陶喜吟詠似唐之杜而惟定交書尺中不及一拜牀下以為終身恨乃今得以𠡠敭之文自托於章泉之友幸矣其敢以固陋辭抑余聞唐人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又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外令法曹廨成其居亦已康矣獨不可思其職之居以及於職之外乎律令法曹職也近世上官多以意用之

意所欲重吏不敢麗之輕意所欲輕吏不敢麗之重然則持其平使勿傾非法曹所當思乎常平金穀法曹職之外者而給納繫之郡有斬而弗歸者焉有假而弗歸者焉鼠竊之弗知上雨旁風之弗察天時一乖民命殆矣然則會之使勿虧守之使勿失非法曹所當思乎君曰吾之來也早夜以思之行無越思以迄於是子贅矣雖然子言吾砭也敢不受而鑱之石與來者共圖之君名某今官某郎蓋甲戌進士云

洮湖陳氏義莊記

子孫者父祖遺體之所傳也墟墓者父祖遺體之所藏也夫茍皆其所傳也則夫富貴福澤欲均而畀之者固父祖之心也而不幸有貧者焉則夫推其有餘以贍其不給寧非父祖之所望於同為子孫者歟夫茍知其為遺體所藏也則夫善視而謹守之使芻牧不至不獨富且貴者有是心也雖甚貧者亦有之而力有不給則夫推其有餘以為墟墓無窮之計獨非富者所當自任其

責乎吾邑洮湖陳府君盖兩得之君諱稽古字希榮由
曾祖提刑而下及君之兄襄陽帥數世皆以儒起家君
能以勤儉自力敝衣菲食有人所不堪者歲晚生計益
裕閔宗族之不競憂墟墓之不保一日聚族出手書撥
良田以為義莊收其半之入以贍族餘以贍塋事未竟
而君卒其子伯晉奉而行之姪孫有澤有仁與承信郎
新監常州都商稅務烇孫婿從事郎新池州司理參軍
王立文從而紀綱之今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薛公

極其嫺黨之尊且重者又從而主張之故數年以來其
斂必時其散必公其會計必當煃猶慮事久而晦來者
不知府君之心或怠其事而斂有不時牽於私而散有
不公狃於為欺而會計有不當也俾曳為之記曳常患
近世禮教不明民俗日壞固有幸宗族之衰而啓兼并
之心羞宗族之貧且賤厭惡鄙薄而斥遠之不啻若路
人者有區分丘壟人自為守非已分所及雖耕鋤不顧
者亦有惑於邪說傾所有以奉緇黄自以為足以報其

先而内未及寒父祖之墟墓已為他人有者聞府君之風寧不少愧故叟喜為之書所撥田以畆計凡一百四十歲收米以石計凡一百二十云

金壇縣廳壁記

金壇自隋末置金山縣唐初更為鎮至垂拱而復其更令名則以地比茅山取義道家書其地北受丹徒丹陽東受武進西受句曲諸山之水皆滙於邑之南又南滙于洮湖田多下濕夏秋積潦瀰漫其上田十日不雨即

涸故其民儉而勤邑隸潤距郡爲最遠東南走諸臺非孔道故其民愿而少訟士大夫以其民之儉且勤而足以相養也以其民之愿而少訟而足以相安也以其溪可漁泉可釀酒洌魚肥而足以相娱樂也又以其憑高而望遠山出没於蒼煙白鳥之外放舟而游紅蕖泛灎於青蒲緑葦之間可以滌滯慮而暢幽懷也咸居之安樂之不能去可不謂佳邑歟而前此軍務方殷爲邑者救過不暇政是以罷盖犴獄人命所繫而去來弗知帑

庾邦賦所聚而支移莫考征榷之地所以與市民交關而庭户闃然晝無人跡則他可想大夫陳君正用此時來或戚之曰是不可為大夫奮然曰邑無不可為顧為之何如耳夫政事修則財用足豈有他道哉乃明會計而財用之入於官者吏不得乾沒乃定推排而財用之出於民者吏不得並緣人識其情偽户知其虛實而軍興調遣劑量由衷吏不得上下其手人用不擾而財亦以裕廢者以興敝者以新而向之頹敗不可為之邑更

為清明官府民曰幸矣大夫曰未也養士有學所以崇
聖化而子衿城闕常平有倉所以備先具而遺址蒿萊
吾豈忘之顧官寺之有題名所以使人瞻之在前懲其
不恪而勉其不及而吾邑惟鍰木壁間歲久漫漶是於
治已之功有闕吾不可以後乃密市石於吳而授簡於
邑民劉某俾識其始某嘉大夫之能且慮來者知前人
之可仰不知前事之可師知後此繼承之易不知厥初
振起之難也故為之書若夫學校之規模日葺常平之

棟宇聿新某老矣尚能從搢紳先生後為大夫賦之大夫字疇若三山人其名與官自以序列於左紹定辛卯中秋上澣日記

句容縣重建縣學記

奉議郎古括吳君淇來宰句容當軍事方殷軍須旁午之時能内事拊摩以不失聖天子愛養元元之心外謹供億以不違賢方伯綏靖邊方之畧既内外兩盡上下交孚田里晏然絃歌有裕深惟觀民設教王政所先化

民成俗令長之事而是邑也厥田惟下厥賦中以下田供中賦故其民勤其用儉惟勤惟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俗最近古易以入德而望是邑者三茅之山峯巒回環竹樹深密有泉石之勝而無巖崖谿谷之險隱君子之所宜居相傳以為秦之亂茅氏兄弟實居之若武陵源然其居之安遂往而不反而誕者乘之以為於此昇仙焉使聞者遐想至者企慕庶乎遼東之去有時而歸緱山之會有時而復幸旦暮遇之則九醞之觴可得

而飲五百歲之桃可得而食駕鶴驂鸞可騰躍而上也而理卒無是則始愧其誕憂其窮竊取屈平九歌司命名篇之意以名其山之隱君子以為仙駕雖不可望而死生禍福之在人容有可得而轉移者蓋昔吾山之隱君子在天之靈實司之使世之貪生而畏死懼禍而邀福者爭趨之以庶乎久生而無禍而理復無是則又窘於説之窮愧其誕之覺並緣傳記所載吾夫子問禮老聃之事肖土木像二名其据傲鮮腆者為老聃而以其

謙以自牧者為夫子曰老聃吾師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庶幾夫知敬吾夫子者必知敬其師知敬其師者必知信其徒之說不知老聃以清淨冲默為道豈誕者所能師夫子既聖不居不恥下問儻以所嘗問為師則問官名於郯子問每事於太廟彼外裔之長駿奔走執豆籩之人皆師乎故為前之二說則自誣其山之隱君子為後之說則不惟厚誣吾夫子併與其所自以為師之老聃誣之其誕可勝誅乎雖然為是說者東西南北之人

非吾邑之人也彼其以誕承誕以愚詐愚而吾邑之俗近古而易以入德者自若也然則興學以道之以正人心息邪說閑先聖之道非賢令長事乎君於是撙縣費之浮計學廩之羨益之以邑人之願助市材之美諏工之良消日之吉撤舊宇一新之殿陛邃嚴儼王者之制堂廡廣脩放侯泮之規宸章有殿先哲有祠而士知所尊校文有廳肄業有齋而士知所勉下至庖湢積貯之所僕隸之舍各稱其安總之為屋六十而牆之袤丈者

百經始於紹定庚寅季秋之朔閱十有六月乃成計米以石厥費凡四百有五十錢以緡凡三千八百有四十工以日凡萬有一千二百公不告匱盖以均節有道私不告勞盖以勞來有方既成屬余記其事余惟君之此舉所關者大不但為于衿城闕而已方緒次顛末君復以書來言古之學者必至大學而後成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余故以明德名堂而手書以揭之子盍為我申言其義某惟明德在人天所均賦而學以明之自致知始

夫苟致其知矣則是非明辨而異端可得惑乎知至而後意誠心正則無妄念無邪思而憑虛御風等說可得入乎由是而身脩則視聽言動罔不由禮安有自放於禮法之外由是而家齊則家人父子各盡其道安有自絕於倫類之間又由是而推之以治國平天下則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為克明其德反是則周穆秦皇漢武所以為耄荒而不可救藥也君曰然此固吾黨之士不待告而知者雖然是道也豈吾黨所得私哉當刻之石以

正誕者之罪爲愚者砭云

二十三都義莊記

義役之利力出於衆而不偏弊於一家事定於豫而不驟費於一日又權不在官而吏無所容其私故役至而人不爭役可募人而已不專任其責故役久而人不病嚚訟以息禮遜以興茲豈非法之良民之幸歟然方事之初不公則不足以服人不寛則不足以傳逺若吾邑二十三都之事庶乎兩盡是道者厥初都之蔣氏兄弟

曰拱曰雄飛與其姪曰一夔文顯堯民松年及同都鄧氏曰祖禹森公輔起王氏曰立政立民立定陳氏曰用唐氏曰用成元亮高如山梁寮袁公明謀以為吾曹之生理雖未至甚裕而都之人莫先焉繼自今役日頻事亦日難為謀之長莫如義役而不公則不足以服人故捨田各稱其力而不敢有不及又以為不寛則不足以傳逺故計費必公其贏而常儲之使有餘惟其不敢有不及故人雖多言莫能議其私惟其儲之使有餘故歲

雖不稔不復憂其匱既盡美矣而諸君又以為積貯無所則事體渙散數不可稽斂散無方則陳腐相因用或無藝故當一都之會買地以為基結屋以為莊繚以牆垣固其扃鐍使出納惟謹而數易以稽歲取其贏以買公田公田有贏則欲盡歸田之出於私家者更有餘則將用近世朱文公之制別之為社倉春散秋斂以惠其都之人其斂之也稍加息焉庶變通不窮而用不得無藝一舉而成大利二始也上戶自為計終也小民均其

利始也頼義役之羸而社倉以基終也資社倉之息而義役以固豈非旣盡美矣又盡善歟莊成屬余為記事之始末余實與聞之故不得辭役之成實寳慶丙戌十一月旦莊之成實紹定己丑四月旣望凡諸家始出之私田與續置之公田皆載之下方云紹定癸巳十月旦漫塘叟劉某記

石氏静山堂記

泉以廉名廉非泉之實過之者廉也溪以愚名愚非溪

之實居之者愚也石子名其所居九華之麓曰静山而求記於余問山之所以名石子曰静固山之實也而動者人之常山固静矣而人居是山者不能以常静則名固非山之所得有也若吾之生平蹤跡半天下凡所過通邑大邦必識其豪傑所過名山大川必察其風土之宜物産之異與其地之險易俗之厚薄其志盖將有為也及夫年運而往静觀時事屬饜世故知夫天地大物固非綿力薄才所能任造化真機亦非私意小知所能

識以蓮撞鐘以蠡測海祗為無益故浩然而歸收其壯志斂其英氣逍遥乎兹山以與造物者游此固静之實也以我之静合彼之静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静其庶乎余曰若子所言居山而安乎山則庶矣而子豈一於静者静極復動則子雖身居是山而是心已飛馳於八極之表是山也將與世之欺世盜名者不異或遂不顧其初翩然而去則蕙帳空松關寂不但猿驚鶴怨兹山之靈亦為之汗顔矣子以為如何石子曰噫子言

過矣吾將寄予言於壁以終求所以不負兹山則書以贈

金壇縣丞廳壁記

丞以貳其長自省府寺監皆然獨邑乎哉然丞邑者率以位偪為嫌以涉筆占位為常視其長之得失邑之治不皆若已無與焉者豈非以唐韓文公為崔斯立作記有取於吟哦自適而然歟余觀斯立之為人蓋寄懐事外而虛言以為欺者文公之記抑有譏焉不然則為之

解嘲云爾而來者不察顧謂為職之宜然則然與夫食焉而怠其事文公方述王承福之言以為官守者戒而又述斯立之語以開之其然歟趙君全質之丞金壇異於是余居田間雖罕與有位者接然得之輿誦其受輸也平故民不殘其出納常平也謹故民有恃又其嚴於律已而義利之間甚辨和以接物而上下之交無間言暇日以壁間刋前人名氏歲久無餘將礱石以繼俾余記更端之由余以君之事足為來者則故不辭而為之

書君名彦相今官承直郎盖魏王宫隸川郡王七世孫真不負丞者云

鎮江府減秋苗斛面記

州縣受常賦之輸有耗有費未免取贏於正數之外而所取復有分隸藉賢牧守欲使惟正之供而勢有不可所在皆然乾道間南徐郡太守宣城陳公天麟始於正苗一石之外定為三斗八升之數仍使民自行槩吏不得上下其手一時稱便其後數雖有定而斛斗更易官

吏並緣增加視正數幾倍從民或有詞上官問視常歲數何如曰如舊則委不問而斛斗之增大顧以為細故弗察民是以無告今太守韓公到郡思所以廣上恩寬民力戒飭受輸官吏毋求多於常數之外惟謹亦既底績又思所以為此郡無窮之計乃盡索府縣倉斛斗一準文思院所頒更新之於是在官則三斗八升之數不虧而民間輸送一石視常歲殆不止獲三斗八升之利千里宅生懽呼起舞既而合辭請於郡民劉某丐書其

事於石以無忘公之德某常病世人之論謂官民不兩利苟利於官民必受弊民苟利矣官何以支由吾郡言之則凡倉庾耗折之數解發之費與凡分隸於監司府縣者無一損於舊而民間之受惠如此謂官民為不兩利得乎特患為民上者明不足以有察耳傳曰公生明惟至公則明足以察韓公得之公諱大倫令以治最擢位省郎就總淮浙兵餉兼知本府云端平甲午清明日記

丁橋太霄觀記

地因人姓姓以人傳茅山旌隱君子之居呂城著故將軍之績況姓不徒傳而地里有適相符者乎丹陽縣東南六十里跨小溪為橋而姓以丁莫知其所自始橋東南望冢阜纍然曰千墩溪北流五里合于大溪曰白鶴問之土人曰吾里令威丁仙之故里也丁其姓白鶴其所化以飛冢阜纍然者其所歌以警世也質之漢末遼東華表柱所題信其辭曰丁令威丁令威化作遼東白鶴飛遼海千年一度歸城郭如故人

煙非何不學仙冢纍纍然令威之事於傳無所考又丹陽距遼東遠雖神仙馭風乘雲往來倏忽亦不應遼濶如許疑以傳疑圖志亦闕不錄其地自梁大同間有觀曰靈應以奉老子祠而祠令威於其側皇宋治平中更曰太霄歲久殿宇傾頹嘉定中知觀事薛汝顯與鄉之長者殷用約殷沂殷喬年薛天錫賀明貢友龍包隲殷光祖茅文德始率衆鼎新之欲買田以安衆未能而汝顯沒弟子張志元與其徒茅宗明欲使來者毋忘其師之功介余

甥蔡天成謁余為記余素不為老氏學數謝不能而二人請不已因思老氏之道雖非吾所謂道要亦有教焉令夫十家之聚必有米鹽之市曰市矣則有市道焉相時之宜以懋遷其有無揣人情之緩急而上下其物之估以規圭黍勺合之利此固市道之常丁橋雖非井邑而水可舟陸可車亦農工商賈一都會於此而作為宮室舍方外奉清凈教使入其門者皆厭世俗之喧卑想太霄之清麗洗滌其念慮祓除其纏染以與造物者游

否亦省嗜欲薄滋味養生全真而不為市道所溺其於世教可不謂有功乎書其功以詔來者使毋忘其初宜也余故不復辭而為之書時端平改元歲次甲午清明日記

莊氏膽墳田記

婦人之仁不能及遠若五葉莊氏婦王氏其仁之至而其事足以行遠者歟王氏烏衣故家譜牒猶存父起家場屋為儒林郎石城縣丞而卒有子介卿蚤世孫天錫

懦不自立王氏葬之大雲鄉堵莊之原既葬而家益貧王氏大懼身沒之後墳墓不保乃傾平生蠶繅紡績之贏建庵以居守者又買田六十畝以贍之且慮莊氏王氏之子孫後各視為已私介其子壻俾漫塘叟書之石以見是田也非王氏所携以來亦非莊氏所捐而子庶二氏子孫不得析而墳墓得以永保嗚呼其慮之深其事可謂遠也矣其志亦可哀也哉端平甲午重九前二日記

竹磵記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竹有何好而人愛之竹心虛虛則不窒竹榦直直則不撓竹節堅堅則不折挺然而無所附麗則有特操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有常德宜人知愛之而於磵谷之間者為尤勝盖其聳然而上者若振衣千仞岡其叢然而下者如濯足萬里流或風度林杪錚然如戛擊鳴球或泉墮石涯泠然如搏拊琴瑟誠幽人勝士欲擇而居之而不得者清湘黄雲夫

自然所居兼得之故以自號而求記於余聞者笑曰雲夫飄然一身客遊數千里隨寓而竹固無有硐亦安在子之為記大似賦子虛烏有雲夫得記又似於青錦囊中添一長物竟亦何益雲夫曰不然吾藉杯酒以揖江山之勝托聲詩以發天地之藏遇酒輙飲飲而醉醉而吟短章大篇或不足以盡情則曳杖而遊憑高而望五湖如杯三山如拳石凡賦形宇宙間大者遠者小者近者皆我几案間物况竹硐我先人之舊居其能自外

於几案間乎幸善為我為記余曰唯則書以贈俾揭之隨行以張其氣且以慰其懷土之思云

白雲精舍記

羅季能既葬其親因營冡舍命族人之為佛者曰普恩主之恩頗知書識理道游山澤間遇會意處即欣然忘返季能既去家而仕恩復得異景於所居之偏結屋三間棟宇高明面勢宏敞一峯聳秀鵠立當前而横塘之水實漫其下水光山色上下澄鮮暮靄朝霞迭來獻狀

恩居而樂之使請名於季能父季能父書來屬余且曰盍有以慰罔極之思余謂物之在山莫如雲其舒卷無心似有道者亦莫如雲請名曰白雲精舍而繫以辭曰白雲孤飛大行之埜晉賢感之吾親舍下維季能父事死如生悠悠我思天末雲横

諸暨縣重建縣獄記

端平改元朝議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牛君大年奉詔以直敷文閣提點浙東刑獄行縣至越之諸暨問政之否

臧而邑之人誦知縣事承議郎薛君興祖之賢不容口以為自君之來追胥不入鄉科罰不及民獄無淹囚亦無濫繫使者既慮囚至獄訂所聞益信惟獄屋承百年之舊凜乎將壓而縣匱於財莫能新使者既嘉薛君之賢且謂不及君更造後將病民欲有以資之而帑無羨儲既歸飭吏問建臺以來折俎之當受者幾何曰八百緡時公已丐祠得請治裝將行會不少靳符縣盡界之薛君既嘉與邑人共拜賢使者之賜深惟土木之役所

闕者衆或徇吏而屬之吏必有並緣為姦者藉得集事而孤賢使者之知奈何即盡屏羣吏擇士之賢者分委之使凡所市各以其土之有而所酬一以其時之直闢其地使寛而明培其基使高且固岸以石而水不能齧繚以牆而人不能踰析而為牢者五男女各異而敞其中為勘廳峙而為庫者四衣糧囚具各異而環其旁為隷舍又覆地以板使蒸濕不至飾牀以漆使蚤蝨不侵其為慮甚周其為計甚遠先期貽書使余紀其成余於

牛君有研席之舊於薛君亦薄有連其將何辭而以病故因仍不果暨薛君書再至知為垂絶之筆而君之死既浹日矣余捧書泣且念牛君既得請奉祠而汲汲捐金以曲成賢大夫之美薛君已盖棺有日而拳拳求記以無忘賢使者之知二事皆世所罕余顧以病不能及薛君之存大書以警頹俗余實有負姑述其畧以授薛君之弟庶幾昔人掛劒之義云牛君字隆叟石埭人某年進士薛君字某某處人某年進士余為漫塘叟劉某

時端平乙未秋八月既望

平江府虎丘山書院記

祕書丞永嘉曹君提舉常平茶鹽事於浙西權歛散之宜而水旱有儲究阜通之理而公私有裕又持受輸之平而輸者説申義役之勸而役者安既田里晏然臺無留事一日領客登虎丘致敬於先正和靖先生尹公惇祠下慨然有懐以為方紹興五六年間中原震蕩南土未安内之所急者帷幄决勝之謀外之所急者奔走禦

侮之士先生愕然一老漂泊蜀中猶鳧鴈之飛於江湖何算而我高宗皇帝一聞侍臣之舉求之惟恐不及慮其出之難既飭宣司具禮以津遣慮其來之緩復飭所至加禮以勸行金遞絡繹於中塗膚使肅迎於候館脩門未入而列之經筵講席未温而陞之禁從禮貌之隆冠絶當代我高宗之意夫豈徒哉二老歸而周興四皓來而漢定天命人心之去留固有非知力所能與者異時經筵密勿志意交孚危微精一之旨既有以續堯舜

禹湯文武六七聖人之傳緝熙光明之學又有以埀我
宋聖子神孫億萬斯年之式皇乎休哉初先生退自經
筵來館於此猶榜曰三畏齋其持敬不倦如此嘉定中
郡守陳君芾始因郡人黄士毅等請即三畏齋之舊繪
像建祠君以為貌像之有嚴雖足慰典刑之仰而佩衿
之益遠寧能無𡐤闕之嗟擬計積累之贏畧倣先朝四
書院之制並祠築室以舍學者買田收穀以食之而儲
和靖與其師若友之書於中庶履其地必思其人誦其

書必求其古事方權輿而知府事真寧張君嗣古提典刑獄前使者浚儀趙君汝穮後使者南豐曾君頴秀復從旁從臾之且各捐資以助由是材不斬直工不斬傭指期而成不愆於素繼自今朋簪日盍戶屨日滿有學聚問辨之益無孤陋寡聞之敝斯文未喪於此有觀焉既成而屬余以記余方病吳人迷於佛而不知反以為曹君此舉上而光昭我高宗皇帝聖德之大下而迓續我和靖先生道統之傳而所以美教化移風俗稱其為部

使者又於是乎在故不辭而爲之書君諱涵今官朝奉

郎余爲漫塘叟劉某時端平乙未八月中澣

漫塘集卷二十三